

歷史與空間

■張桂輝

五星紅旗帶給我們的……

五星紅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五星紅旗，中國人民心中神聖的旗。在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喜慶日子裡，深情凝望迎風招展的五星紅旗，心潮澎湃，感慨萬千。撫今追昔，思前想後，我情不自禁地回味着五星紅旗帶給我們的諸多特殊感受。

五星紅旗帶給我們綿綿的喜悅感。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天安門城樓上，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典禮開始，毛澤東精神煥發地走到麥克風前，先是以高亢有力的聲音，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繼而用他那指揮千軍萬馬之手按動電鈕，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在《義勇軍進行曲》的激昂旋律中，如同一輪紅日，冉冉升起，熠熠生輝。中國歷史，從此開啟了一個嶄新而偉大的時代。彈指一揮間。70年風雨兼程，70年滄桑巨變。70年來，五星紅旗那抹鮮豔的紅色，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澎湃激盪，演繹成最濃厚、最熾熱的愛國深情。一個甲子前，我上小學的時候，美術老師上的第一堂繪畫課，就是教同學們畫五星紅旗。從那一天開始，五星紅旗就在我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線兒長，針兒密，含着熱淚繡紅旗……」無論是經歷炮火硝煙的革命前輩，或者是筆路藍縷的祖國建設者；不管是凡夫俗子，抑或是先模人物，每一個中國人，面對五星紅旗，心中都會油然而生綿綿的喜悅感。

五星紅旗帶給我們滿滿的自豪感。上個世紀20年代初，在中國遭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瓜分，國內各軍閥和政治勢力爭相搶奪，勞苦大眾深受三座大山壓迫的時代背景下，歷史把拯救國家、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重任，放到了剛剛誕生的中國共產黨肩上。中國共產黨不辱使命、不負眾望，帶領中國人民開始了救國救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艱苦探索、英勇鬥爭。1927年10月，當革命處於低潮時，毛澤東、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率領中國農工紅軍來到井岡山，在這裡開展了歷時兩年零四個月艱苦卓絕的鬥爭，開闢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點燃中國革命成功的「星星之火」。震驚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創造了前無古人的人間奇跡；浴血奮鬥的八年抗戰，推翻蔣家王朝的解放戰爭……這一幕幕可歌可泣、史詩般的戰鬥歷程，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軍隊和中國人民取得的偉大勝利。這些勝利的疊加，為新中國誕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五星紅旗，就是偉大勝利的象徵。70年來，五星紅旗指引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70年來，五星紅旗迎風招展、高高飄揚，帶給中國人民滿滿的自豪感。

五星紅旗帶給我們濃濃的幸福感。「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這首發自肺腑、人人會唱的《東方紅》，既是歌頌毛主席、共產黨，也是抒發成就、幸福。那年八月，我到西藏旅遊觀光，不論是從拉薩市區前往納木錯湖，抑或是直奔日喀則，不時看到沿途公路兩側一幢幢富有民族特色房屋的屋頂上，都豎立着一面五星紅旗。藏族導遊笑道：「西藏和平解放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各地鼎力支援西藏建設，如今藏民的生活更加紅火、更加幸福了，純樸的藏民們就用升國旗的方式，表達感恩之情，抒發幸福之意。」愛美之心，人皆有之。追求幸福，人同此心。古往今來，人們對福與壽一向是相提並論的：「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實現人的健康長壽，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生活幸福的重要標誌。對每個公民而言，健康長壽是幸福的前提和基礎。曾記否，新中國成立之初，由於經濟蕭條，傳染病、寄生蟲疾病、營養不良等疾病肆虐，加之缺少全國性的預防計劃和體系，全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只有35歲。70年過去，「人生七十古來稀」，已經變成「人生七十不稀奇。」8月22日，國家統計局發佈報告顯示，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達到77歲。無怪乎，現如今逢年過節、喜慶日子，各地城鄉許多居民都會自發地在自家樓院升起或者掛出一面鮮豔的五星紅旗，表達心中那股濃濃的幸福感。

五星紅旗帶給我們美美的安全感。安全無小事，人命大於天。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隨着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幸福指數的不斷提升，城鄉居民對身體健康、生命安全，看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重。業已步入法治軌道的中國，人們的法制觀念不斷提高，安全係數也不斷提高。五星紅旗下，無論城市還是農村，不管白天還是晚上，人們外出，即便是獨自一人，哪怕是三更半夜，也如同在家裡一樣自由、一樣安全。這一點，就連很多到過中國的外國朋友都有真切的感受。不久前，「中國有多安全」，成為全球知名網路問答社區的焦點話題。在刷屏的網友留言中，「深夜敢獨自出門」「沒有槍支氾濫」被頻頻提及，點讚最多的，是「非常非常安全」。有人表示：「中國犯罪率是世界最低的」，「在中國，不論什麼時候出門，都不在意安全問題」，「我是紐約人，對中國的安全感到震驚。不用擔心瘋子綁架或者傷害我的孩子。從我的經驗來看，中國晚上是非常安全的。」而國際救援中心日前發佈的《2018旅行風險地圖》也顯示，中國已被視為全球最安全的旅遊國家之一。是的，五星紅旗下，哪裡都安全。

五星紅旗帶給我們甜甜的歸屬感。1943年，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一個全新理論——「需要層次理論」。他認為，「歸屬和愛的需要」，是人的重要心理需要，只有滿足了這一需要，人們才有可能「自我實現」。無論是發達國家，或者是發展中國家，公民的國家認同，集中表現為公民對其所屬國的歸屬感。「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國印」，當年，香港歌手張明敏的那首愛國主義歌曲《我的中國心》，琅琅上口的歌詞，唱出了天下炎黃子孫對祖國的摯愛深情，唱出了全球華人對祖國的深情讚美和無限嚮往，令海外遊子心潮澎湃、熱血沸騰，更唱出了中國人民自信自豪的歸屬感。人們常說，家是快樂的天堂，家是幸福的港灣。我理解，這個「家」，既是小家，又是國家。但凡在外漂泊，或者打拚的人，不論時間長短、距離遠近，不管是否成功、收穫大小，只有回到家中，心裡才踏實，才有歸屬感。近年來，許多留學青年表示，出了國才發現，只有祖國才能給自己歸屬感。



■香港街頭懸掛國旗，張貼國慶標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 新華社

五星紅旗帶給我們甜甜的歸屬感。1943年，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一個全新理論——「需要層次理論」。他認為，「歸屬和愛的需要」，是人的重要心理需要，只有滿足了這一需要，人們才有可能「自我實現」。無論是發達國家，或者是發展中國家，公民的國家認同，集中表現為公民對其所屬國的歸屬感。「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國印」，當年，香港歌手張明敏的那首愛國主義歌曲《我的中國心》，琅琅上口的歌詞，唱出了天下炎黃子孫對祖國的摯愛深情，唱出了全球華人對祖國的深情讚美和無限嚮往，令海外遊子心潮澎湃、熱血沸騰，更唱出了中國人民自信自豪的歸屬感。人們常說，家是快樂的天堂，家是幸福的港灣。我理解，這個「家」，既是小家，又是國家。但凡在外漂泊，或者打拚的人，不論時間長短、距離遠近，不管是否成功、收穫大小，只有回到家中，心裡才踏實，才有歸屬感。近年來，許多留學青年表示，出了國才發現，只有祖國才能給自己歸屬感。

五星紅旗，每一個中國人心中最生動、最精彩的「中國紅」。「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嘹亮」；「五星紅旗，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五星紅旗，我為你驕傲；五星紅旗，我為你自豪」……我相信，地不分東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少，只要生活在共和國藍天下，都會從內心為五星紅旗表情歌唱，都能從心底領略到五星紅旗帶來的特殊而甜美的感受。

字裡行間

■黃仲鳴

我佛山人的名字

在座談會上，談到香港技擊小說，有客問：「技擊小說中，是不是有個我佛山人最知名？」我一愕，問：「我佛山人？」他說是。我登時恍然了，追問：「你說的是晚清那個我佛山人？」他說：「是呀，就是那個吳研人。」他將「研」讀成「研」。

我不敢笑，因為很多人都錯了。我年輕時，也分不清是「吳研人」抑是「吳研人」。我只回答：「我佛山人不是技擊小說家。你所指的是我佛山人，姓陳名勁。」客聽了，忙自嘲：「我指鹿為馬了。」

認識錯誤，不僅那人，方今仍有很多出版物，仍將「研」印刷成「研」。在民國初年出版的書，仍見有「吳研人」。吳研人生時的出版物，和友輩間的口語交流，也呼他為「吳研人」。

吳研人（1866-1910），本名吳沃堯，廣東佛山人。二十五歲遠赴上海謀生，因無特別技能，遂於報端賣文為生，筆名「蘭人」，寓意是「作繭自縛」，嘆寫作之苦。據說二十七歲時，有女士在他扇子上題字，誤將「蘭人」寫作「蘭仁」。該女士不懂「蘭人」之意，認為「仁」更為文雅有意思。吳研人看了，苦笑道：「看

來我要成為僵蠶了！」為了避免以訛傳訛，他乾脆把「蘭」改為「研」。

「研」與「蘭」同音。但「研」字偏僻。所以常有人將「吳研人」讀成、寫成「吳研人」，更有寫作「吳妍人」。吳研人哭笑不得，曾作《正名詩》以澄清：

「余自二十五歲以後，改號蘭人。去歲又易繭作研，音本同也，乃近日友人每書做『研』，口占二十八字辨之。

姓氏從來自有真，不曾頑石證前身。

古硯經手無多日，底事頻呼作研人。」

他也曾寫道：「試問妝台攬鏡照，阿儂原不是妍人。」可是一些出版物，尤其是一些「五柳先生」，有棄「女」之「妍」而寫作「研」。直到簡體字時代，「吳研人」仍大行其道。氣煞地府的吳研人。

吳研人一生著作甚豐。少年時我便迷上他的《恨海》、《九命奇案》；反而喜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據說，他嗜酒，這與後來的我是山人是同志。他以酒當飯，久而久之，健康便出了問題，身體日差，加上狂寫不輟，三十九歲時因過勞，得了「聞聲則驚」的虛怯之症。經醫治，卻得了哮喘之疾。他懂相命，一九一〇年初，自占「活不過今年」，果然九月十九日病逝於上海。享年四十四。

吳研人才氣橫溢，日日伏案疾寫。以現代人的目光而視，他是名副其實的「爬格子動物」、「寫稿機器」，在上海開始筆耕，只十年便發表了上百萬字的作品。

他雖成了「機器」，但有品質保證。他的寫作方法，每與時局緊合，嬉笑怒罵。另涉歷史小說、言情小說、戲曲、笑話等，著筆成文，在洋場的上海，他為廣東人爭了光。

有客問：「晚清作家中，你喜歡誰？」我必答：「我佛山人。」



■方今的出版物，仍見「吳研人」。 作者提供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快過打針、食豬紅脷黑屎；屎坑三姑、請鬼容易送鬼難



早年，香港市民普遍對西方醫療認知不足，大多以為「打針」比「吃藥」的功效來得快，於是有人用以下一個用詞來形容事情很快就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快過打針

與「立竿見影」、「吹糠見米」意近。

示例1：
一塞部平板過B女度就即刻啱嘍，真係「快過打針」！廣東人的食材多樣化，中外聞名，以下一句相關描述可圈可點：

食豬紅脷黑屎——立刻見功

舊時，「三行」（泥水、木工、油漆；「行」讀「航」）和「掃街」等工種的從業員，在工作期間很大機會吸進灰塵。老一輩會建議他們「食豬紅」以「除塵」——「灰黑色」的塵埃會即時隨着糞便排出而導致「脷黑屎」，亦即「立見黑屎」。其實，「脷黑屎」的原因是「豬紅」含豐富鐵質而已。古人叫「如廁」做「出恭」，廣東人用單一個「恭」字來代表「屎」，那「立見黑屎」就相當於「立見黑恭」，通過以下的演化：

立見黑恭；調字→立見黑恭；換同音字→立刻見恭也就變成「立刻見恭」了。又「恭」與「功」音同，也就得出「立刻見功」的結論了。

就「快過打針」的情況，廣東人有以下一個遙相呼應的歇後語：

請鬼容易送鬼難

請鬼容易送鬼難/請神容易送神難
請來前當「神」——預期「幫到忙」；請來後當「鬼」——實際「幫倒忙」，正正是「神又係佢，鬼又係佢」。此語告誡人們非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不要輕易請來「有勢力人士」（多不正派）相助，只怕成事不足，反添事端。

示例3：
A：以為搵班「陀地」落嚟我問茶記坐下就唔會有人嚟搞搞震，點知佢咁日咁嘍度大飲大食不特只，有時仲嚇嚟我啲家，咁我咪同佢咁講唔使再幫手囉；點知我一開口，有人就揮把刀出嚟架住我條頸，唉……
B：呢啲咪叫做「屎坑三姑，易請難送」囉！/「請鬼容易送鬼難」/「請神容易送神難」囉！

A：樓價咁貴，儲極都唔夠首期喇！
B：唔係嗎，有地產代理話唔啱推出啲樓市辣招做到「食豬紅脷黑屎」，「立刻見功」嘅效果嗎！
就「脷黑屎」的情況，民間也有以下流傳：

吃烏飯脷黑屎

「烏飯」指染黑的飯，據說吃後也會「脷黑屎」。為此，「吃烏飯脷黑屎」與「食豬紅脷黑屎」具同意義。若然把「吃烏飯」看成「因」，那「脷黑屎」就是「果」，有人便用「吃烏飯脷黑屎」來比喻吃誰的飯便為誰做事了。

舊時，地方一般沒有「茅廁」這種公共設施；要是「人有三急」，真教人「無處方便」；如當時路過相熟人家，多會「求個方便」，而主人家也多不拒絕，且表示有需要的話可「重來方便」。就是這樣，求助者「食過返尋味」（食髓知味），來完一次又一次，到「茅廁」被第「三」次光「顧」後，主人家深感煩厭，心想：「當初又是自己輕『易』地邀『請』他來的，如今真是『難』以開口把他『送』走！」，那主人家的苦況大可看成「易請難送」了。就以上的敘述，有人靈機一觸，把當中一些重點文字勾出：

茅廁三顧，易請難送

廣東人叫「茅廁」做「屎坑」，又「三顧」的諧音是「三姑」，就此構建了「屎坑三姑」這個虛擬人物，也就創造了以下一個歇後語：

屎坑三姑——易請難送

聰明的讀者們可有看出此歇後語的意念原來有着著名典故「三顧草廬/茅廬三顧」的影子呢？

話說回來，筆者非常佩服此歇後語的原創者的心思，因他成功地帶着後人「遊花園」。人們基本上認定「屎坑三姑」是個有身份的女性，於是不同年代的「粵語專家」都圍繞着此特質去找真身或整合故事。結果，有人找來在廁中感傷激動而死的「紫姑」；又有人找來為存貞節而躍入糞坑中自盡的「三姑娘」；且把她奉為掌管「屎坑」的「廁神」。為了進一步自圓其說，有人把她套在「請神」的環節上，並指出「送神」時如不應允給她足夠好處，她就會賴着不走。如斯情節你會接受嗎？

與「易請難送」的意念相仿的話語有：

請鬼容易送鬼難/請神容易送神難

請來前當「神」——預期「幫到忙」；請來後當「鬼」——實際「幫倒忙」，正正是「神又係佢，鬼又係佢」。此語告誡人們非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不要輕易請來「有勢力人士」（多不正派）相助，只怕成事不足，反添事端。

示例3：
A：以為搵班「陀地」落嚟我問茶記坐下就唔會有人嚟搞搞震，點知佢咁日咁嘍度大飲大食不特只，有時仲嚇嚟我啲家，咁我咪同佢咁講唔使再幫手囉；點知我一開口，有人就揮把刀出嚟架住我條頸，唉……
B：呢啲咪叫做「屎坑三姑，易請難送」囉！/「請鬼容易送鬼難」/「請神容易送神難」囉！

詩語背後

■江鄰

青春作伴赴敦煌（下）

敦煌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敦煌。

我們此次入住的敦煌山莊，1994年由時任香港青年聯會主席王敏剛投資興建。因為做青年工作的緣故，我與敏剛結識多年，不止一次聽他講起當年的故事。出於對絲路文化的熱愛，他沿蘭州、張掖、敦煌、烏魯木齊等絲路沿線城市考察不下二十次，最後看中了莫高窟和鳴沙山，決定投資1.5億元建造敦煌山莊。

據敏剛回憶，敦煌山莊開工奠基時，狂風大作，黃沙漫捲，連主席台都被吹散了架。一些篤信風水的朋友勸他放棄這個項目，敏剛卻說，他捨不得大西北的風土人情和厚重歷史，只要施工現場門口的木棚沒被吹走，他就留下來接着幹。一年後，敦煌山莊落成，漢唐結合的建築風格，與鳴沙山周邊的沙漠景觀融為一體，受到海內外遊客的青睞。

不過，由於當時的旅遊市場還不成熟，敦煌山莊的經營狀況並不理想。直到2013年國家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相關的發展空間和機會得到拓展，山莊的贏利模式才趨於穩定。敏剛很興奮，數次邀我去看看敦煌山莊，去感受一下大漠皓月、邊塞黃沙，還說下一步打算在敦煌建立一座玄奘博物館，繼續傳播兼收並蓄的中華文化。他對「一帶一路」的熱情一發不可收拾，跟我商量要發起一個香港「一帶一路」青年大使計劃，培養選拔青年人才，同時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廣泛宣傳香港。

青年大使計劃如期推進，具體方案已討論完善了兩次，敏剛卻病了。也許這一病，讓他對生死有了特別的敏感。

嶺南一帶向來重視冬至節，有「冬大過年」的說法。去年冬至期間，敏剛分別於12月22日、23日連續在朋友圈發了兩則微信：「緬蘇2018辭世親朋：家父、饒老、鐵木爾主席、曉暉、馮禮、復禮大師、金鏞大俠、炳

湘、還有……」「銘思兄、明權兄、霍韜誨大德、鄭曉松……走的人實在太多了。」除了這些悼念文字，他還把過世親朋的照片貼成九宮格，一個個栩栩如生。看着敏剛在朋友圈笑容滿面的大頭像，下面是整齊排列的親朋遺像，我心中一凜。萬萬沒有想到，僅僅過了兩個多月，身為全國人大代表的王敏剛，在出席「兩會」期間，也隨自己的親朋走了……

置身於敦煌山莊雄渾蒼勁的大堂上，漫步在古樸典雅的迴廊之間，享受着服務員熱情周到、不卑不亢的港式服務，我不時回想起與敏剛交往的點點滴滴。他那爽朗的笑聲，彷彿仍在亭台樓閣間迴盪。世事難料，終是沒有機會與敏剛在敦煌山莊把盞賞月、暢敘人生了。而我們入住敦煌山莊之夜，恰逢農曆七月十五前夕，正是祭奠親人的日子。冷月高懸，秋蟬勁鳴，一曲《臨江仙》，悠悠流出：

萬里黃沙絲路上，
悠然佛窟神龕。
千秋功過與誰干？
玉門關外月，
不說塞塵煙。

趁得青春追夢去，
由來赤子情緣。
二十五載彈指間。
山莊依舊在，
何處故人顏？

香港與敦煌的淵源，還有很多。一群喜愛敦煌藝術的熱心人士，2010年成立了一個「香港敦煌之友」會，九十五歲高齡的饒宗頤先生親自出席成立儀式。眾所周知，饒老先生的敦煌學研究，融學術、藝術、傳播於一體，在許多方面具有開創性。南饒北季，素來相提並論。當香港大學的饒宗頤先生在敦煌學的沃野上開疆拓土的時候，北京大學的季羨林先生這樣述說他的

敦煌之情：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再沒有第二個。從內心深處，我真想長期留在這裡，永遠留在這裡。真好像在茫茫的人世間奔波了六十多年，才最後找到了一個歸宿。

多元文化交匯，多國貿易往來，共同成就了敦煌。其實，當我們把目光從古代拉到現代，從陸上拉到海上，不難發現，今日香港正是昔日敦煌。香港因其特殊的歷史機緣，成為中國人的西洋景，西方人的唐人街。如果說古代陸上絲綢之路的節點首推敦煌，當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節點，香港當之無愧。

回首改革開放四十年，正是中國全面走向世界的四十年。在這浩蕩的歷史進程中，香港作為最重要的橋樑和窗口，活脫脫充當了盛唐時的敦煌。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之際，我寫過一首抒情詩《南中國的星光》，回歸紀念日前夕在「夢之夜·青蔥再出發」香港青年音樂節上朗誦，並發表於當天的《人民日報》。開頭這樣寫道：

從廣袤的夜空俯瞰地球
南中國閃爍着一簇耀眼的星光
交融華夏與西洋最美的風景
你是當代的海上敦煌
把脈傳統與現代深沉的命運
你是國手的治世偏方

多元文化交匯之地，每每華麗而璀璨，但由於沒有深厚的本土文化支撐，往往又是脆弱的。想當初，繁盛千年的莫高窟，因為朱明王朝閉關鎖國而埋入黃沙，寂然沉睡。觀乎今日香港，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卻故步自封，終致進退失據，亂象橫生，不免唏噓。惟願這類東方明珠歷此劫難，鳳凰涅槃！